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最近官場秘密史  
第二十七卷 家主家奴尊卑失序 阿爹阿女倫理淪亡

話說鄧光道：「你的眼界裡頭實沒有見過齊整的女子的。仙姐兒這樣的一點姿色，你直是顛倒得這種樣子，彷彿當做天上無雙、人間獨一似的。不是我在你面上吹一句牛皮，我的女兒只怕還勝於她哩。若是見了我的女兒，不知什麼樣才好呢？」楊理刑一撇嘴道：「不是我上你的氣，諒情也有限的。常言道：『癩痢頭兒子終是自己的好。』你真真上了話譜了。我卻不信，倒直笑我眼界不廣哩。」鄧光笑道：「不信由你，如今我也不高興同你辯，過幾天看吧。你且把信寫起來，但是仙姐兒是不是將就識幾個西瓜大的字的。雖沒有我家鳳姑娘一般的名高望重，然而也不輸於鳳姑娘呢。」楊理刑笑道：「這又是你捉弄我了。想哄的我嚇得一跳嗎？老實說我是個風流才子，就是同鳳奴妹妹兩個弄弄筆頭，不怕她不五體投地，從心底裡佩服我埃你別慌，看我寫。」於是，端整了一幅花箋，磨的墨濃，沾得筆飽，拂來拂去，拂了一頓飯時，那幅花箋上仍然一點子筆跡都沒有。嘴裡卻哼個不停。鄧光笑道：「這個調調兒，高大的不妙呀，怎麼哼來哼去，還沒哼到紙上去呢。」楊理刑把筆兒一擱道：「讓你一攪，竟亂了我的文思了，我心上已打定了一個很好的稿兒卻跑掉了，那末又要我重新想起來了。你別瞎鬧，聽我哼呢，你是不懂的，我雖是這麼著的胡亂哼哼，然而這哼不是容易哼的，很有許多的調調兒呢。」鄧光笑了一聲道：「如此，我外邊去走走，盡你哼到個分際吧。」楊理刑道：「這便頂好了。」

於是鄧光便順著腳兒一步一步的只顧閒逛，不覺進了上房那裡，卻見一個女子倚著窗上，一手拿了個茶杯兒放在嘴邊，卻不喝茶，呆呆的閉目凝神，光景在心上思索什麼似的。鄧光忙止住了腳，知是楊理刑的姪妾了，須得避過。一想，瞧她沒有覺著有人走來，樂得偷她一眼，其實也不算失了什麼禮體。便又聚精會神的放眼一瞧，暗叫一聲道：「這女娘好生面善，不知在哪兒見過好多會哩。列位可知道鄧光眼裡見的那個女子是個哪麼著的一個樣兒呢？瞧那女子，年可二十四五，細長身裁，非常靚溜，橫眉插鬢，俏目含波，婀娜之中，勃然露英爽之氣；那雙小足兒又尖小瘦，嬌嬌的一雙鳳頭鞋，大紅緞繡著滿團花，白綾襪兒，嫩黃膝褲，鑲著三寸寬的青緞如意，紮得筆也似的挺，一望而知是燕趙佳人。鄧光想道：她不是南方人呀，這女子一定是京津一帶的人。這眉目，這裝束斷斷不是南邊的。況且這女子我不是剛剛的見過一二回，不過近來多時不見了。前兒三不兩時見她呢。她是誰？一路思索著慢慢的退將出來。滿肚皮的一想，忽然想起來了，暗叫一聲「奇」。這是解奴柳燕兒呀！怎地在這兒呢？豈不是作怪呢？又自言自語道：「這也沒有什麼作怪，要是他喜歡這柳燕兒，花幾吊銀子要了來就是了。我管他呢。」反覆一想道：「大凡這種跑解的女子，性格兒終歸剛的很，又是偏急的要不得。他身邊有了這樣的一個人，只怕仙姐兒的事情也不會有好結果的。就是我那阿物也不用妄想了。」不覺已到書房。楊理刑笑道：「讓我一個兒靜靜的，不是已寫了好嗎？」說著遞給鄧光瞧。鄧光接來瞧了，其實也瞧不到什麼好壞來，順口兒道：「很好，很好。」楊理刑道：「不是我吹，端的寫得到這樣的書法、方理，差不多也沒人蓋過的。」鄧光笑道：「我老實是個沒字碑，盡你賣弄吧，不要讓這受信人笑就是了。」

有話即長，無話便短。過了一天，鄧光便回到鄧家堡上，在子通跟前銷了差。便想法兒替楊理刑的那封信和碧玉連環，怎的送到仙姐兒那裡去。仔細想來，也沒有第二個法兒。只有交給女兒阿物，頂是妥當。橫豎仙姐兒這位姑娘不會鬧脾氣，冒失點兒也不要緊。恰好，鳳奴小姐叫阿物來探探鄧光的口氣，不知道楊理刑可有什麼言語。原來鳳奴小姐一見了楊理刑，不知端的，未免有情，因此嫌厭這白於玉。一則他心腸太狠，逼得乾出這個危險的事來。於今，雖則沒事了，然而臉也丟盡了。這是一輩子的破綻，決計同於玉斷絕交情。不要說別的勾當，不高興同他乾，就是話也不情願和他說一句了。肚裡的一點孽障也決計打掉他。倒是仙姐竭力阻擋，說這是要不得的。至於打胎，原是傷天地之和，斷斷不可。原來鳳奴小姐同仙姐兒非凡之莫逆，無話不談，彼此心上的事也商量。當初，鳳奴小姐的娘沒死的時際，同仙姐兒的娘褚氏，卻是嫡親姊妹。姊妹兩個最是合得來。尤心齋家計不很寬舒，所以褚氏帶著女兒在子通家過日子，反倒比著自己家裡多些。仙姐兒便跟著鳳奴唸書，做針線。白日裡一搭地起坐，到了晚餐一塊兒睡覺。仙姐兒的年事要小著鳳奴小姐整整的十歲呢。並不是秉性輕狂，就是十三歲的那一年，讓鳳奴小姐一拉，便下水去了。白於玉居然一箭雙雕，好不有趣。未幾，鳳奴的娘死了，褚氏母女兩個就不便常來住著了。於是，覺得親情疏了好些。仙姐兒一經吃鳳奴拉下渾水去，邪魔湊合得不由自主。於是弄出種種的不雅致的現象來，膽子兒也漸漸的大了，面皮也慢慢的老了，厚了，不識羞了；名聲兒也越鬧越丑了。但不過除了自己，沒有第二個人知道，仙姐兒卻是被鳳奴小姐拖累的。不要說別人，就是彼此的老子娘且不知道呢。咳！鳳奴小姐枉恐擔負了這樣的大名望，哪一個不欽慕她的才名，其實底裡，卻說不得了。閒言少敘。且說鄧光的女兒阿物，就是鳳奴小姐的心腹丫頭，也曾沾過白於玉的恩，又是主子的重賞。這會子奉了主子的命來見她的老子。鄧光正巴望著他女兒出來，恰恰來了，非常湊巧，便道：「有件奇事同你說。」

阿物只是楊理刑在主子份上的關係，一想這真是緣了。豈知聽老子逐層逐節的說來，頭裡果然不錯，及至後半截，忽然變了卦了，心裡好生沒趣。鄧光說完之後，便道：「好孩子，你看這事做得到嗎？我的主意是既已叨擔下了，這封信、這個盒兒交給你收下，捉個當兒試一試看，想來那仙姐兒是好說話的。即使沒意思，也不致於鬧出沒意思來的。」

阿物盤算道：看老子非常出力。光景楊理刑終賄了他上百的銀子了，所以這麼出力。銀子倒是你一個兒享用，事情都管著我肩兒上一放。雖是爺兒兩個，論不得這門子上去。然而如今的天理人情，卻不作興的。也該不論多少，分些兒才是正經。於是沉吟道：「事情倒不小，這擔子我卻擔不祝雖然呢，朝廷不差餓兵，重賞之下，必有勇人。常言道：『人為財死，鳥為食亡』，只消合得來，拚性命去試一試吧。」鄧光聽得明白，道：「好孩子，你弄錯了，這事情若是乾到了，還怕沒有出息嗎？且我同他拜了把子了，即使要弄他幾個錢來使，也須得換一個題目，索性冠冠冕冕弄他一票，百數是不要的，起碼要上千呢。」

阿物聽了，笑了一笑，叫聲「爹」，「年紀還沒老的龍鍾，怎地受人家的哄呢？可知道於今世界上的人，還有點樣子嗎？做官的更是要不得。這時節要央我們，自然說是天花亂墜，等到事情或是成功、或是不成功，用不著我們了，還同我們拉交情、拜把子？爹！不是我說尖討厭的話，他是現在的官爺，我們終是奴才吧。這階級也差得不知什麼似的哩。」

鄧光聽了阿物的一頓說話，半天開不得口，想了一回，只得說：「你的話呢，說的也是。但是我已允許他了，無奈你看老子分上，白勞了這一趟吧。」阿物想了一想，道：「那末東西拿來我看。」鄧光認是女兒答應了，便連忙到枕頭邊去找出那封信兒、那盒兒交給阿物，阿物接來揣在懷裡，笑道：「東西在我這裡了。爹，不是女兒心狠手辣，爹拿一百銀子來給我，包管得事兒成功；若是不的，把這東西回老爺去。」鄧光一聽，直跳起來道：「哎呀！那裡可以使老爺知道呢？」阿物笑道：「不慌，楊理刑決不止給一百銀子的使費呢。爹終究不是笨的，弄錢的手段也不很低呢！」鄧光沒口子的道：「天在頭頂上，端的沒有拿他一個錢。我的主意，原要慢慢的弄他一個大注兒呢。」

阿物道：「我不管，綜而言之，賒賬是不做的，現錢交易，事情卻幹得妥當。爹，平日裡弄人家的錢也發了，人家賣孩子的錢也使得不少。難得今兒這巧當兒，弄到自己頭上來了。」鄧光跌跌腳道：「端的如今也不知什麼世界了，孩子逼起老子來了，反了，反了。」阿物笑道：「利之所在也，怨不得什麼『三綱五常』哩，現在世界上也不是我一個呀！我們做奴才的還沒有什麼不在道理上的事體做得出來呢。」鄧光道：「閒話不用說了，我這裡積著的幾兩銀子，都在這包裹裡頭，你且拿了去。這些兒就算是最好。若是不能發，將就待我慢慢的張羅起來，不少你就完了。不過事體要幹得妥當，三天之內終要有個著實的信兒給我。」阿物瞧那包兒，光景有三十餘兩銀子，笑了一笑道：「如此先收了你三十兩銀子，明兒再算吧。」說著走了。鄧光忙追上叫道：「這一包銀子共三十六兩二錢有零呢。」阿物已不聽得了，一腳奔至裡邊。須知這一番要鬧出天大的風波來，畢竟是那麼的一台戲文，就在下文分解。